

名家著作
红色典藏

冯德英

迎春花

文集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冯德英

迎春花

文集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迎春花/冯德英著. —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10. 11
(冯德英文集)

ISBN 978-7-5033-2285-3

I. ①迎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8767 号

书 名:冯德英文集·迎春花

作 者:冯德英

选题策划:董保存 李丹阳

责任编辑:李丹阳 董保存 吴振录

封面设计:李 戎

插 图:王立志

责任校对:吴信尧等

出版发行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100035

电 话:010-66531659

E-mail:jfjchs@126.com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 本:A5

字 数:554 千字

印 张:19.875

版 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285-3

定 价:59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馮
德
英

1935年12月出生于山东牟平县（现乳山市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6岁入解放区抗战小学，9岁当儿童团长，194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历任学员、报务员、电台台长、专业创作员。1980年转业回山东工作，历任济南市文联主席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，济南市、青岛市政协副主席，山东省文联名誉主席等职。1958年1月出版处女作长篇小说《苦菜花》，其后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迎春花》、《山菊花》、《染血的土地》、《晴朗的天空》，《冯德英中短篇作品选》，电影文学剧本《女飞行员》等，作品被译为俄、日、英、朝、越、蒙、罗等多国文字出版。

写在新版“三花”前面

陈沂

人们习惯于把拙著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山菊花》(上、下)统称为“三花”，向我索书定要“三花”，认定“三花”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；其实并非如此，这三部长篇小说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、故事情节，都没有直接的联系和瓜葛，是独立成书的。当然，它们也有很大的共同点，三部小说都是描写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，时代的连贯性—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——结合紧密，书名都有“花”字，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，如此便是“三花”的由来吧！

《苦菜花》是我的处女作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，不仅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。为了这本书的创作，从一九五三年开始酝酿、构思、练习钻研，到一九五五年写成初稿，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军队的紧张工作的业余时间和节假日。同年秋天，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给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，并附上一封给该部陈沂部长的信，大意说，我是某部队的一个十九岁的排级干部，共青团员，利用工作之余，写了一本小说稿子，自知水平很低，达不到出版要求，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教……“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”很快来了信，称我寄去的稿子和给陈沂部长的信，都已转到他们手里，他们会及时把意见告诉我……然而，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！这怪不得编辑部，因为反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，文艺界是重灾区，一切正常业务工作都要停下来为政治运动让路。好在一九五六年冬至一九五七年春，我在编辑部的热情支持帮助下，在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前夕，很顺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，不然，又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了。

《苦菜花》初版于一九五八年一月，是解放军文艺社自己编辑出版

的第一本长篇小说，由天津画家张德育作的彩色插图，而之前该社的“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”编辑的书，都是交给地方的有关出版社出版；之后，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全国范围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，我趁机对入选的《苦菜花》作了些枝节性的修饰，并把应约发表过的一篇谈该书创作情况的文章，收作后记，此后出版的各种本子，包括外文译本，都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的，直到“文革”之前，没有再修订过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不久，迫于当时的形势，再版时又做了些删节；随着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好转，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版本，也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本子。

《迎春花》的写作过程则简单多了，在处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热情的推动下，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，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，于一九五九年春写完四十五万字的小说《迎春花》，上海的文学杂志《收获》一期全文登出，新华书店征订要一百万册，因为纸张紧缺，暂时只能印出四十万册。但是，《迎春花》很快就引起了很大争论，争论的焦点是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，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，失于色情，有副作用；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，《苦菜花》也存在这个问题，值得作者警惕！于是，我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，对《迎春花》作了局部的修改，篇幅也减少了五万字，于一九六二年再版；“文革”结束不久重新出书时，又对这方面的描写进行了一次修删，以期男女关系的描述更“干净”；但是，随着形势的变化，原来就不赞成这种“干净”的同志，反对修改，编辑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《迎春花》，要按这个版本重新出书，我也同意了。这次也按初版付梓，相信广大读者有自己的鉴别能力，孰对孰非，会做出自己的判断。

当然，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天遂人愿一帆风顺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乍起，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，因为我是早在一九六四年，就被“文艺革命旗手”江青点名批评写了坏小说《迎春花》的作者，而且抗拒她的指示……很快，《苦菜花》和《迎春花》及尚待出世的《山菊花》，便遭到无情地批判，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、阶级斗争调和论、革命战争恐怖的和平主义、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，成为禁书。

世上的事有时是很难预测安危福祸的。《山菊花》的出世过程，即

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集稿子脱手，到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下集定稿，在这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，安危多舛，可谓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依”，充满戏剧性。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时，曾明言超不过前“两花”就不要出版的。我所在单位主管文宣的空军政治部王静敏副主任，阅完书稿后，感动得泪下，赞赏有加，批准出版。可是没有多久，随着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气候的升温，国内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也日益浓烈。编辑们最终得出结论，这样的稿子现在不敢出，要出，得修改；而要改掉的，正是最感人的那些部分。我选择了宁不出，也不改，书稿搁在那里。但书虽然没有出，炮制这株大毒草的罪责却一点也没有减轻，将手稿交出去批判，连王静敏主任也逃脱不了干系。我极感悲惨，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也遭厄运，可它俩总是出生了，发行遍及全国，国外也有翻译，也算风光了好几年；而这个《山菊花》，还没见面于世，便被批判斗争得体无完肤，连“寿”都没有，就和它的“两花”姐姐一起“正寝”了，岂不更加哀哉！然而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，林彪事件爆发的第二年——一九七二年，我从贵阳空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等待“复查”落实政策的日子里，单位里的一位秘书同志告诉我，机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东西，一直没人问津，不知是不是你的……一见到那熟悉的白布旧包裹，我的心颤抖得说不出话来，泪水夺眶而出……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苍护佑，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讴歌胶东人民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、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、坚贞不渝的炽烈情爱的书稿，竟能在无情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的铁掌中逃生？竟能蒙混在乱纸堆里盖着厚厚的尘埃幸存下来？转念一想，这部《山菊花》稿子，当初还幸亏被勒令交出去接受批斗，否则留在我自己家里，全家被扫地出门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时，谁还会顾及带上这已经惹了祸的“惹祸精”？那样一来，惊恐万状的家人，也会将它付之一炬或扔进垃圾堆的。如此，也就不会有一九七九年上集、一九八二年下集，山东人民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同时出的两个版本的《山菊花》了。这可真应了那句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”的老话。

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会完全相同的。这是因为，作者为什么要写——创作的动机，写什么——创作的题材，怎么写——创作的方

法，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阅历、个性爱好、立场观点、周围环境密切相关。而这些方面，很难是人人相同的。

像我，本来是个只念过五年小学，十三岁便参加人民解放军的人，怎么会想到搞文艺创作呢？我那么年轻，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，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，又是什么特殊的天才使然？这是迄今为止，常常有人寻问的两个问题，甚至还听到过《苦菜花》不是出自我手的妄断流言……

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，并且能比较早的“少年得志”、“一鸣惊人”，不是年轻幼稚的作者有什么特别的天才，而是我从童年时代开始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，我接触过、看到过、听到过、参加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人和事，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，我周围的亲人，村闾邻居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同仇敌忾，为正义的斗争，献出自己的所有。无数的共产党员，八路军、新四军、解放军指战员，革命干部群众，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，浴血奋战，其英雄的壮举，崇高伟大的精神，惊天地，泣鬼神！我得天独厚地有幸生长在那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，耳濡目染的英雄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业绩，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高尚品德、优美情感、善良性格、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的宝藏，使我的创作激情和原料，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。为此，我特别热恋我的故乡昆崙山，爱那里的人民、风俗语言、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，爱她的过去和现在。

作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。只有表达了人民的实际生活真情心愿的作品，才是时代脚步的记录，才具有时代精神，才有审美价值和传世的生命力。作家和作品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。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，如上所述，“三花”的产生，很大原因是依赖于客观的因素，也属作者年轻之作，不足及浅薄甚或谬误之处，可称屡见不鲜；还有，在一些情节的描述上受时代局限，也是在所难免。不过，尚可聊以自慰的，是那份感情是真挚的，是用一颗炽热的心，去爱去恨，那些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；而这些，让进入晚年另一个时代的我再来写，恐怕也难办到了。这便是我愿将原汁原味的拙作“三花”，再次献丑于读者的初衷。

以上是我想向关心“三花”的读者交代的一些话，就作为此书新版的前言。

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于青岛三花庐

主要人物表

- 曹振德——山河村党支部书记，村指导员，父亲。
- 春 梅——曹振德的二女儿，区委书记。
- 春 玲——曹振德的三女儿，村青妇队长。
- 明 轩——曹振德的儿子，十三岁。
- 明 生——曹振德的儿子，九岁。
- 曹冷元——老雇农，曹振德的族兄。
- 桂 花——曹冷元第二个儿子的媳妇。
- 江水山——残废军人，村党支部的武装委员，民兵队长。
- 母 亲——江水山的母亲。
- 江仲亭——复员军人江水山的堂兄。
- 江 合——村长。
- 老东山——老中农。
- 江儒春——老东山的二儿子，春玲的未婚夫。
- 江淑娴——春玲的女友，老东山的侄女，后来是江水山妻子。
- 江任保——村里的二流子。
- 任保媳妇——江任保的妻。
- 玉 珊——女民兵，青妇队员。
- 新 子——男民兵。
- 狗剩嫂——落后军属。

孙承祖——潜伏的国民党特务。

王镬子——孙承祖的妻。老东山的外甥女。

汪化堂——外村的反动地主，杀人凶手。

蒋殿人——反动地主。

冯寡妇——巫婆。

蒋子金——反动地主。

蒋经世——蒋子金儿子。

王井魁——王镬子的哥哥，反革命分子，老东山的外甥。

孙俊英——村党支部的委员，江仲亭妻，后蜕化叛变开除出党。

孙若西——村里的小学教员，老东山的外甥。

引 子

阴历二月间，原野刚刚脱去枯黄的外套，各种植物从冬眠中苏醒过来，极力地钻出解冻了的地面，开始了新的一年的生长。对春意反映最敏锐的，是河两岸的堤坝。那堤上丛生的芦苇的尖利的粗芽，窜出了潮湿松软的沙土；一溜溜杨柳的枝条，变得柔韧发青了。在这三面环海的胶东半岛的初春，虽然仍受着海风带来的寒凉的侵袭，夜间还有冷露往下洒，但是已经获得新生了的植物并不怕它们了，反而把海风当做了动力，把寒露变做了乳汁般的养分，加快了生长的速度。于是，春野里到处都散布着，往年被那雪水腐烂了的枯草、败叶的霉味，融混着麦苗、树木、野草发出来的清香。

一九四七年清明节的前夜，从黄垒河北岸走来一个人。他走的很急，脚步却放得极轻，并时时前后左右地盼顾着。此人来到水边，脱下鞋袜，挽起裤腿，轻轻地划着深及膝盖的河水，到了南岸。

这个人，走上堤坝，离开大路闪进树林。身体依上一株树干，疲惫地喘息着，从腰带上抽出发着汗臭味的毛巾，费力地揩拭脸和脖子上的热汗。接着，他瞪大两眼，向南巡望。

发源于昆崙山西麓的黄垒河，往南流进乳山县境内之后，拐了一个大弯，直向东奔去，在浪暖口入黄海。高山流水，平原让路。顺着河流的两畔是平川地，虽说最宽的平原也不过几里路，就被一望无际的山峦截住，可是在这山区里是很难得的粮米之乡了。也许就

是这个缘故，这里的村庄特别密集且又较大，宛如两串珠子似的，沿着南北河畔密密麻麻地排下去。

此时，河南畔一片昏暗，座座起伏不平的山峰，显形在深黑色的繁星的夜空中。山根前，一连串的村庄完全笼罩在灰蒙蒙的沉雾里，只能辨认出一片片模糊的轮廓。三星歪到南山顶西面，子夜已过了，各处一片沉寂，万籁无声。

夜行人见了这般景象，轻松地舒了口气。他抽出插在裤腰带上的手枪，检查一下保险机，下了河堤，顺着麦田间的小路，向正南的村庄走去。他来到村后的一片菜园边上，忽然村南头响起狗吠，他即忙蹲下，身子靠紧篱笆帐。狗声消失后，他重新站起，打量一刹面前那幢高大的房屋，房后的石灰墙闪着阴森的白光。他小心地迈过用树枝夹起的篱笆帐子，从还没种什么的菜园中摸到房子后窗处。他仔细一看，窗子用泥坯封得严严实实，和原墙一样坚固。这显然是冬天防北风砌上去的，开春还没扒开。来人很是沮丧，心里涌上一句：“真他妈懒……”就离开菜园，谨慎地摸进胡同。他向两头张望了一会，靠上一个瓦门楼，用手去推门。突然，像被蝎子蛰着一样，他立刻将手缩回，不由地后退一步，差点摔下阶台。

惊怔片刻，他又上前去摸了一下刚才触到的那块挂在门框上的木牌子，心里好笑地说：“光荣牌，嘿嘿！军属光荣……”他推了推门，门木然未动。他又轻敲几下，仍不见里面有反应。于是，他把嘴紧贴在门缝上，压低声音叫道：

“镯子，镯子……”

猛然，院里的大叫驴嗷——嗷——地叫起来。他急转回身，紧盯着黑洞洞的胡同口。接着，传出内屋门开动的声音，一阵碎步声过后，响起青年女人的带着浓沉睡意的话声：

“你这老东西，就知道要食吃！人家正睡的甜，你又来搅闹。哪，给你……”

“鐎子，鐎子！”来人急忙呼唤。

“谁呀，三更半夜来叫门？”女人没好气地答道。

“我，你舅。快开门……”

门很快开了。夜行人闪进来，回身又把门插上。

女人惊诧地盯着他，问：

“舅！你怎么这黑夜来……”

“小点声，进屋再说。”

洋油灯亮了。王鐎子惊疑不定地打量她丈夫的舅父。他四十多岁，灰白的脸上满布坚硬的胡碴碴，眼睛很大，里面网着像天生就有的几条血丝。他个子矮，身体胖，显得举止呆板、拙笨。王鐎子见他穿的黑夹袄已被汗水浸透，一摘下米色礼帽，头发碴里直冒热气。她紧张不安地问道：

“舅！你从哪来？你……”

“别急着问啦，”舅父插断外甥媳妇的话，把礼帽甩到炕前桌子上，“让我缓口气吧！唉，累死我啦！”他爬上炕，仰身躺在外甥媳妇刚睡过的花被子上。

王鐎子为他两次不回答自己的发问，心里有些不满；但是看着他那疲惫不堪的样子，又同情地轻叹一声，说：

“舅舅，做饭你吃吧？”

“嗯，”他睁开眼睛，膘了一下外甥媳妇那没扣上外衣纽扣的胸部，“好，我真饿的够呛了。”

王鐎子被看的有些脸红，略带慌乱地用衣襟将被内衫紧紧箍着的乳房掩住，边扣衣纽边去做饭。但舅父又说道：

“哎，鐎子，别做啦，有烟冒出去！”

“那怕什么？”王鐎子不解地问，看见他脸上紧张的神色后，又道：“不碍事。咱们的房子在村最后面。这深夜，又有雾，有烟也看不真。”

“好，”舅父松了口气，“有酒吗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那你炒点菜，我喝几盅。饭不要办啦，我吃点干粮就行了。”

四两酒落肚，夜行人脸上泛起油光，他才感到有些轻松，这才觉得汗湿的衣服穿着难受。他解下捆在腰间的一个小包袱，把夹袄脱下递给外甥媳妇去晾。王镬子接过衣服向炕前的柜门上搭，忽被衣襟上一块块在灯光下闪亮的东西吸住。她低头一看，吃惊地叫道：

“咦！血……”她猛又停住，骇然地盯着他裤腰带上的手枪，惊怖地说：“啊！出事啦？”

“嗯，出事啦！”他轻快地答道，一仰脖子，干了一盅。

“他们又斗咱们啦？”王镬子眼睛大睁着。

他望着外甥媳妇的恐慌神情，嘿嘿笑了两声，说：

“镬子，这回不是他们斗咱们，是咱们干他们啦！”

王镬子发懵，不懂他的意思。她望着他被酒烧紫了的毛碴碴的胸脯，说：

“你醉了，别喝啦，吃饭吧。”

舅父放下酒盅，眼睛里充满了水分，眸中的血丝更加清晰了。他以粗鲁的动作，一把抓住外甥媳妇的手脖子，拉她坐到自己身边，哈哈笑着说：

“孩子，别担心。舅没醉，没醉。哈哈，这下子可叫我汪化堂报仇雪恨啦！”

“舅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王镬子焦急地问道。

“是这么回事，孩子！”汪化堂大口咽下一块炒鸡蛋，嚼着白面饽饽片，心满意足地说：“昨天夜里，我们汪家岛村几户被斗的地主，一起动手，杀了村里三个干部！”

“啊！杀了三个？”

“嗯，还不止。指导员那家叫他绝了根，大大小小七口，都见了阎王！”汪化堂快活之极，大嚼饭菜。

“噯呀，可不吓死人啦！”王鐔子浑身一震，依在墙上。

汪化堂瞅她一眼，说：

“怕什么？听到这消息该拍手才对。”

王鐔子脸色转红，露出笑意，娇气地分辩道：

“我怕，怕见到死人；我不是可惜那些共产党的干部，哼，叫他们都死绝了才好哩！”

“嘿嘿，这就对啦！舅知道鐔子有能耐。”

“舅啊，你们没叫人家抓着？”王鐔子担心地问道。

汪化堂笑眼瞅着酒壶，说：

“哈！看你问的多傻，叫抓住了我还能坐在这里吃酒？”

“那些人呢？都跑了吗？”

汪化堂摸着胡碴碴的油嘴，不在意地说：

“有两个叫民兵打死了，其余的五个坐小船打海上溜啦。”

“你怎么不跑？”

“我原先也打算从海上到青岛去的，无奈狗日的民兵撵的急，他们先驾船跑了。我躲在山洞里一整天，又冷又饿，直等天黑全了才敢出头……唉，这三十多里山路可把我累熊啦！”

王鐔子又紧张起来，害怕地瞅着汪化堂说：

“这可了不得，他们知道咱是亲戚，来这找你可不糟啦？！”

“没有事，别担心。”汪化堂宽慰她道，“民兵搜了一气山没见影子，以为我们都从海上跑了。要不，我也不到你家来。”

“哦，这就好，这就好！”王鐔子手扞心口，松口气，又问道：

“舅，你们怎么一忽儿想起干这个来啦？”

汪化堂抬起头，没马上回答，眯起水眼打量着外甥媳妇。王鐔子那没生育过的匀称丰满的身躯，穿着贴身的蓝花布褂儿，衣袖很

短，露出半截又白又胖的胳膊肘，手脖上戴着副银镯子。她头发蓬松，嵌假宝石的银质发卡子，滑在颈后的发梢上，一边一个耳环，在灯光下闪耀。她那细嫩的胖脸上，有对明亮的眼睛，只不过眉毛淡得几乎看不到，显得光秃秃的。

“嗨！她这么风采……”汪化堂心里说。他那泛着酒刺的脸皮在搐动，眼光像钉子一样投在她的胸部上，“外甥媳妇，这……”

王镯子被他看的发慌，身子本能地向外面挪动，不安地说：

“舅，你……”

“哦，我……”汪化堂含混地应着，心里说：“算了吧，她性子硬，闹不好……”于是，他抬起眼光，掩饰地笑了笑，问道：

“镯子，你今年多大？”

“二十四。”王镯子茫然地望着他，“你……”

“哎，我说你太孩子气啦，怎么问起这种傻话来？”汪化堂以长辈的动作摸了下胡碴碴，感慨地说，“孩子，不是你舅不愿过好日子，去杀人惹祸的；是共产党逼咱们干的。就从我家第一代祖宗起吧，谁见过共产党生出这些害人的主张来？哪个当朝理政的欺压过富人来？自盘古开天劈地起，就是财主享福，穷人受苦，这是老天爷的旨意，天经地义！可是偏偏出了共产党，要阴阳颠倒，把天下翻个过，叫穷小子兴旺！”

“唉！”汪化堂的一席话，说得王镯子共鸣地叹息起来，消除了刚才她的可能被袭击的疑惧。她悲哀地说：

“可是人家现时没斗咱们，就安稳地过几天吧，省得惹火烧身。”

“什么！现时？现时是多会儿？！”汪化堂激怒起来，网血丝的眼眸鼓胀着，像要打架；但是觉醒到对面是外甥媳妇，就吞了口气，忿忿地说：

“镯子，你真不明白吗？如今咱们这些人，在共产党的天底下，

像是挂在墙上的一块猪肉，人家多会愿割就割，什么时候吃光什么时候罢休；天下是他们的啊！镬子，你想想，自从来了共产党八路军，有咱们安稳一天的日子吗？打日本时，实行什么减租减息，合理负担；鬼子刚投降，又来什么土地改革、什么复查了……咱们从祖辈置下的田地山峦，差点都给刮光了！你说现时他们没斗咱，可是往后能有咱们的好事吗？孩子，共产党他们是火，咱们有钱人是水；水火放在一起，不是水干就是火灭，水火不能相容！”

王镬子静听舅父的训导，脸面收紧，钦佩地望着他，热烈地响应道：

“对，舅！你说的对！”接着她又叹息道：

“唉，盼星星望月亮，中央军多会能过来啊？听报纸上说的，解放军天天打胜仗，真急死人！”

“你不要听那些，”汪化堂胸有成竹：“共产党的报纸还不为自己宣传？”

“我也是不全信他们的，可是共产党也真厉害！”王镬子悲愤地诉道：“他们搞得咱们家破人亡。我哥哥被他们逼的三年多没下落，不知死活，我妈昨天还来哭过。她还学我大舅老东山说的，指导员的话信得着，我哥真回来政府能宽大，不会是死罪。我妈动了心，想去找我哥，可谁知他在哪地方？还有你承祖，参了军就一直没信息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汪化堂开心地笑起来，望着发愣的外甥媳妇说：“镬子，再不用为承祖担心，他早变成国军的人啦！”

“啊！”王镬子大惊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嘿嘿嘿，说不定过些天他就回家。”

“真的？！”王镬子惊喜若狂。

“嘘——”汪化堂爬起身，叫她小声点。听了一会外面的动静，他接着说：